

送学记

■练建明

初秋的福州,暑气尚未完全褪去,清晨七点不到,阳光已漫过云层,给通往长乐机场的路镀上一层暖金。妻子在玄关处反复翻检儿子的行李箱,厚羽绒服、羊毛袜被她仔细叠好塞进角落,又怕超重,拎着箱子在体重秤上称了又称,嘴里念叨着“长春冬天零下几十度,少一件都不行”。

儿子背着新书包立在门边,十八岁生日时送他的手表在腕间闪着微光,表盘里的指针似也跟着我们的心跳慢了半拍。他指尖摩挲着书包带,眼里装着对大学的憧憬,也藏着对家的不舍。

预约的网约车准时停在楼下,车窗外的榕树轻晃枝叶,像在无声送别,收音机里飘出的老歌旋律悠扬,车内的沉默被衬得愈发浓重。车子驶过鼓山脚下时,儿子忽然指着窗外,那座他从小爬到大的山,此刻正渐渐向后退去,成了眼底最后一抹熟悉的轮廓。

我们七点半抵达长乐机场,自助值机、安检一气呵成。八点五十五分,波音737的引擎轰鸣着划破天际,妻子和儿子都是第一次坐飞机,她特意把靠窗的位置让给儿子。儿子把手机贴在舷窗上,镜头追着流云跑,棉花糖似的云层在阳光下翻涌,他屏息拍下阳光穿透云隙的丁达尔效应,嘴角扬起的弧度,是对远方最直白的向往。

落地长春龙嘉机场时,秋风带着凉意扑面而来。取行李时,妻子蹲下身系鞋带,起身时却见儿子正笨拙地帮她抚平裙摆褶皱——这个总嫌我唠叨的小伙子,此刻正捧着手机导航找网约车。我望着他拖着行李箱前行的背影,轮子转动的声响里,忽然懂了:成长,原是看着那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慢慢长成能为我们引路的模样。

入住酒店后,我们直奔儿子的大学。梧桐大道上,阳光透过枝叶在红砖教学楼上织出斑驳光影,儿子指着教学楼蹦跳着说:“这就是我未来四年的课堂!”绿茵场边,他悄悄地说要加入足球社,眼里的光比头顶的太阳还亮。

第二日恰逢七夕,我们去了净月潭。九月的净月潭像被打翻的调色盘,枫叶酝酿着绯红,白桦林筛下碎金般的阳光,潭水泛着祖母绿的静谧。登上观潭山巅,整片水域如嵌在林海中的玉如意。

第三日,我们去了伪满皇宫博物院。勤民楼前的青铜御马在午后阳光里泛着冷光,缉熙楼里溥仪的防弹玻璃窗、怀远楼里泛黄的《盛京时报》剪报与锈迹斑斑的日军马刀,还有同德殿里未拆封的德国餐具、未完工的御用电梯,都像被按下暂停键的帝国幻梦。讲解员的声音轻轻落下,那些刻在假山石上的“武运长久”,成了最刺眼的印记。当时我想,过几天我们国家将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我们此行意义非凡。

陪儿子办完入学手续,我们踏上归途。在中转的南通机场候机厅里,我在朋友圈写下:爱上一座城,有人为风景,有人为往事,而我们,只为城里的那个人。北国春城,我们悄悄来,又悄悄走,从此,牵挂里多了一座城,期盼里多了一个远方的身影。

飞机再次升空时,我望着窗外的云,忽然明白,所谓送别,不是结束,而是孩子的人生翻开新篇,我们的牵挂,也跟着在北国扎了根。

秘境草木香

■邵永裕

车子盘过秋岭,上山梁,云雾骤然散开,千亩茶园从海拔810米的卢峰山顶绵延铺展——如绿绸披山,似春潮漫泻,壮观养眼。远眺四周,石马寨、金名仙山等千米山峰如天兵卫护,茶园依山势舒展,茶丛承着春阳勃发芽尖,这便是藏在云端的草木谷,一处从尘世隐逸的秘境。

草木谷又称卢峰茶场,是早年卢伯美赖以生存的茶山。黄土路绕着茶垄向前,茶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将汗水洒在这片土地,采摘从春到秋往复抽绿的新芽。近年来,乡村文旅兴起,他的女儿接过“接力棒”,开辟茶旅融合新路。

“草木谷”是“茶”字的会意,亦是文人赋予的文化意涵。如今踏入这里,茶丛铺成绿色波浪,一波接一波涌向天际,登高眺望宛如绿海漫上山岗。茶丛间,春芽带鹅黄,叶片边缘卷着细锯齿,摸起来怯生生地滑;夏茶张扬,叶梗笔直,叶背绒毛在逆光中如撒银粉,指尖拂过,正面似缎子光洁,背面却带细微涩感;秋茶沉静,老叶泛赭红与新绿交叠,远看茶丛似被泼了浓淡墨色,风过时,墨色顺着山势流淌。

蹲下身能看见茶根在石缝间盘虬,褐色根须与青灰岩石纠缠,像大地裸露的青筋,每寸褶皱里都藏着倔强。雨天的茶山更灵动,泥土吸饱水,踩上去泛着细泡,混着茶根腐烂的微腥——那是植物生长的味道。采茶农妇披着蓑衣在茶垄间走,竹篓里茶叶堆成小山,手掌抚过茶丛时,老茧与叶片粗糙相触,人的劳作早已融入茶山肌理。

早餐的土鸡蛋沾着草屑,草木谷的民宿主人笑着道“鸡刚下的,热乎着呢”。在玻璃茶室喝茶,主人用炭火煮山涧水,说“这水泡绿茶最鲜”。沸水注入茶碗,茶叶旋着舒展,茶香漫出时,主人眼中满是光亮。坐在二楼露台极目远眺,任你思绪飞翔,看青山轮廓,送夕阳西下。

黄昏,茶农背着竹篓归家,篓里的茶叶带着湿气,路过民宿时,主人探出头问“今天采了多少?”回答声在暮色里荡开,惊起几只归鸟。夜里露天小广场藏着星光,孩子们追着萤火虫跑,大人坐在椅子上看电影,枪炮声、欢笑声在山谷回荡。在这里,追赶声、吆喝声、喇叭声汇成旋律,飘荡在空旷山头,填满寂寥。

原来最好的栖息从不是逃离,而是在草木中,与自己温柔重逢。

村歌嘹亮

阮冠达

【闽都新谭】



台;她在台上唱着歌,周围渐渐就围上了些游客与村民。

“不敢想象‘村唱’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还吸引了这么多高手。要是我现在再去参赛,肯定夺不了冠。”刘宜栋笑道。

然而,首届“村唱”就担任主持人的乐乐并不这么认为。三年的“村唱”故事,给他留下了太多感动:收废品的小池,坚持戴着墨镜上台;村里的牙医大叔“屡败屡战”,每晚准时来参加海选;老奶奶们提着茶缸过来,坐下就唱,唱完就走,俨然把“村唱”当成了睡前娱乐……

借着“村唱”大舞台,这些曾经的草根歌手也正在悄悄成长:小池成了村里小酒馆的驻唱歌手,常常戴着那代表性的墨镜来唱歌;牙医大叔私底下悄悄学习乐理,通过了海选;刘宜栋更是和几名获奖选手一起组成

“7080团队”,平日发发抖音,唱唱新歌,偶尔还能接下些商单。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乐乐如是总结。在他看来,“村唱”所欢迎的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素人,他们不懂乐理,不会发声,却有着一颗最朴实的、热爱音乐的心。

新舞台 新比赛

把时间拨回今年3月,周华贵首次来到“村唱”大舞台,映入他眼中的,是一副别样的“土味”景象:观众们拿着白球当投票工具,歌手刚唱完歌,舞台就上演起了拉票游戏。

“这种土味,很对味。”周华贵如是评价。他曾在非洲打拼多年,办过培训学校,教过音乐,组建过艺术团,类似的“百姓大舞台”他见多了,可办到最后,台上往往只剩下专业歌手,真正的

草根艺人却难觅踪迹。

而闽清“村唱”的“土味”,给了他很多信心。今年的第三届“村唱”,周华贵亲自操刀,全面升级“村唱”:作为比赛场地的心上莲礼乐广场重新改建,加强舞台感,并增加伴舞团队;小酒馆内建设录音棚,打造音乐培训基地,方便选手们磨砺音乐功底。

在赛制上,“村唱”也告别了过去的“小打小闹”,成为全民共享的音乐盛会。吸收过往的经验,今年的“村唱”增加村与村之间的村歌赛,设置上莲、坂东、东桥、城关四大赛区,向全县的民间歌手敞开大门。

“传统的擂台赛,我们坚持娱乐为主,专业为辅的态度。”周华贵说,今年的擂台赛除了常规的周赛、月赛,更创意性地增设攻擂与守擂环节,歌手们轮流守擂,向亲朋好友及现场观众们拉票。

周末,刘宜栋便带着家人兴冲冲地来到了上莲。刚上舞台,望着眼前密密麻麻的观众,以及架在面前的直播手机,刘宜栋本能地感到一丝紧张。但很快,对音乐的热爱便占据了上风。他闭上眼睛,唱起了自己熟悉的《讲不出再见》。一首唱毕,现场爆发出欢呼。

“他的天赋有目共睹。”周华贵如是评价。在后续的擂台赛环节中,由于对手的“亲友团”实力雄厚,刘宜栋在票数上遗憾惜败。然而,组委会决定,破格邀请刘宜栋晋级下一阶段的比赛,“像这样的草根歌手,在闽清一定不在少数,希望他们能在‘村唱’的舞台上展现自我!”

而对刘宜栋来说,这趟“村唱”之行已经收获满满。他常年在外打拼,陪孩子成长的时间不多,这次登台表演,也为孩子解锁了爸爸的另一面。“回家之后,孩子们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刘宜栋笑着说。

新模式 新探索

对“火火”来说,“村唱”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预料。周末参赛晋级后,他回到工作的地方,却发现同事们都已经知道了他

参赛的事情,闹腾着要他请客,“同事刷抖音就刷到了,根本瞒不住”。

眼下,在闽清,“村唱”正逐渐成为一个流行词,一个文化品牌。今年夏天,闽清池园镇店前村“寨头小院”内,另一场“村唱”晚会火热上演,村民自发排练的23个节目轮番上台,歌唱新时代乡村的美丽图景。

面对愈发流行的“村唱”,深耕“心上莲”的沐瑶深感欣慰。“这里是礼乐之乡,闽清本就该有这样的音乐土壤。”

在“村唱”之前,沐瑶也走过弯路:她和不少落地农村的景区一样,建民宿,办节庆,建景区。然而,一拥而上的建设过后,留下的却是叫好不叫座的尴尬情景:冲着节庆而来的游客少有回归,周边的村民也不愿买账。“旺人不旺财,场面虽然热闹,但没挣来多少钱。”

然而,无心插柳的“村唱”,却给了沐瑶不少惊喜:比赛过后的礼乐广场,不知不觉成了新的打卡点,不少游客专程前来,点上烧烤和啤酒,再借着现成的音箱高歌一曲。

“乡村音乐可以成为心上莲的特色,也可以成为闽清的新品牌。”秉承这样的思路,沐瑶放弃了原有的“节庆模式”,着手打造“村唱产业链”。而今,村厨、村吧配合民宿,全面提升出行体验;欣欣向荣的人才基地,为村唱出身的“草根歌手”提供很多可能;全新的“村唱”产业基地已经成型。

整个上莲村,也在悄悄改变:借着“村唱”带来的人气,村里开了两家农家乐;当地香糟鸭成了游客们回城时的伴手礼;逢年过节去民宿里兼职做管家,更是不少村民的就业新路径。

“第一届‘村唱’举办的时候,‘村超’风头正盛,我们就期待着,能做一个像‘村超’那么火爆的活动。”沐瑶笑道,这些年,“心上莲”已渐渐成为福州周边的网红打卡点,三年前的梦想,似乎也已经不再遥远,“‘村唱’的路还很长,只要大家未来都还喜闻乐见,就一定能继续办下去!”

寨头小院的“村唱”

■陈其彬

傍晚,盛夏的热力丝毫挡住不了人们匆匆的脚步,村民们三三两两,拾级而上,来到位于闽清池园镇的“寨头小院”,欣赏今年夏季的第一场“村唱”。

“小村办‘村唱’,场面这么火爆,莫非请了什么名角儿?”其实,她是当地百姓展现自我的舞台。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与池园镇店前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黄家忠不期而遇,交谈中得知了寨头小院“村唱”的由来。

“寨头是店前村的一个偏僻自然村,二三十户人家。”黄家忠说,过去,村民以种田为生,日子过得紧巴巴。后来,青壮年纷纷

外出发展,小山村变成“空心村”。直至一对乡贤夫妇回归,寨头才出现转机。

原来,外出经商的黄应芳夫妇,不忘回馈乡里,十多年来自掏腰包,铺设寨头通村水泥路,开发荒山荒地,创建“寨头小院”。小院里有鱼池荷田、四季花卉、野营基地、观景茶寮、小型动物园等景观景点。现在,这里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有时一天要接待上千游客。

黄家忠说,黄应芳希望从小院做起,带动村民改善家乡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家园。而池园镇政府则希望推广“寨头小院”经验,吸引更多乡贤回归,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当晚的“村唱”是百姓表演的舞台,也是展现乡村发展成果的平台。

夜色渐浓,伴随欢快的音乐《山海情深》,“村唱”拉开帷幕。

10名表演者身穿大红舞衣,手握一把半圆形扇,翩翩起舞。随后,

男声独唱《壮志在我胸》、柔力球表演《梅花赋》和舞蹈《山路十八弯》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寨头的“村唱”舞台不设门槛,每个村民都可以登台“露一手”。这不!12号歌手、池园镇

宝山村81岁村民毛成珠,是年龄最大的演员。虽然是第一次登台,老人不慌不惊,嘴里唱着《十五的月亮》,相当沉稳。

节目正有序进行着,突然,宝新村8岁女孩黄子钰拉着母亲的手,来到后台,要求登台演唱。主持人被她的热情打动:“小小年纪为什么想唱歌?”面对主持人的提问,黄子钰面带微笑,奶声奶气地回答:“是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的歌声感动了我,我要向他们学习,献唱一首《小美满》,祝大家生活美美满满。”寥寥几语,娓娓动听,道出稚嫩心灵上的高尚情操。

当然,演员可以结合自身特点,选择歌曲,歌唱新时代山村的变化,歌颂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5号歌手曾凡泉独唱《山歌唱出好兆头》,歌声洪亮,情感细

腻。这与他的人生阅历有关。曾凡泉是江西赣州人,以前在家务农,收入较低。后来经老乡介绍,夫妻俩来到池园镇大莲电瓷厂务工,年收入翻了十几倍,现在日子过得美滋滋。

“下一个节目,快板《池园好风光》。”主持人话音刚落,现场响起快板声,两名表演者你一句,我一句,声情并茂讲述黄应芳夫妇情系故里,报效桑梓的感人故事,激励着台下每一位村民继续奋斗,为建设美丽池园作出新的贡献。说到精彩处,台上台下热烈互动,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久久回荡在乡间,把“村唱”推向又一个高潮……

高高的井冈

■黄河清

月30日,这里打响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红军不到一个营的兵力,硬是击退敌军四个团的疯狂进攻,创造了我军历史上首个以少胜多的战绩。毛泽东闻讯,挥毫写下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那棵饱经风霜的老樟树,至今容光焕发,似乎在向人们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朱军长挑粮的故事。

井冈山地处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古有“郴衡湘赣之交,千里罗霄之腹”之称,从山上往下俯看,巍巍井冈被层峦叠嶂裹挟着,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地势险峻,就像一座密不透风的巨大城堡,巍峨峻拔于千峰之上。而要进入“城堡”,必经双马石、桐木岭、朱砂冲、八面山、黄洋界五大哨口,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黄洋界哨口。

登上黄洋界,站在哨口俯视,群峰攒动,山岚蒸腾。这里本来山高风劲,气候恶劣。然而,这里的树却铺天盖地,生机盎然。生命的博大在这里倔强地延伸,沉寂中能让人顿生豪气。1928年8

天窗,“八角楼”由此得名。这就是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住过的一处地方,在靠墙的窗户边,摆着一张书桌,桌上那盏黑色的油灯让记忆瞬间奔涌。一根灯芯的微光,穿透漫漫长夜,油灯下,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这道光,指引中国共产党越过万水千山,创造百年辉煌;这道光,跨越时空,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在小井村,重建的木结构红军医院默默矗立着,变黑的木质板壁被岁月打磨得光亮亮。不远处的小井红军烈士墓周围,树木苍翠,荫盖山头,毛竹摇曳,似在倾诉。130多位红军伤病员被敌人枪杀于此,最小的只有14岁,最大的也只有21岁。他们中,只有20个人留下了名字。纪念碑上刻着鎏金大字“死难烈士万岁”,是毛泽东手书。而两年零四个月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有48000多名红军将士长眠在这座大山之中,只有15744人留下了姓名。

踏着小石阶,来到烈士墓旁

的小山包上,这里有一座小墓。墓非常小,小到不过三两尺见方,隐在灌木丛中,若不仔细搜寻很难被发现。走近,但见上面刻着的红色字迹有些漫漶,其字三行,分别是: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1911.4-1998.6)。这位当年红军医院的党支部书记,新中国的中组部副部长,就这样默默回到了战友们身边。她当年在井冈山产下的一个男婴,因部队转移托付给一名井冈山村民代为抚养。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母子相认,但曾志仍然让他在井冈山大井村做一名普通农民,至今两个孙子仍然是井冈山的普通农民。我在曾志墓前,虔诚地三鞠躬,心生感慨:井冈山是心灵可以寄寓之地,井冈山也是生命可以寄身之所。

来到井冈山深处,黄洋界脚下的神山村,群山环抱,众木环绕的小山村,当年筹备粮食、建设药库、制作草鞋……如今,一座座白墙红瓦的二层小楼掩映在翠竹丛中,亮丽夺目。村民家门口摆了很多井冈山特产,有老木耳、土蜂

蜜、竹笋干、新茶叶……还有许多的红色纪念品。他们依托绿水青山和红色旅游资源,开设了农家乐,卖起了土特产,还办了竹制品精加工厂。2017年2月,井冈山市正式宣布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成为我国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井冈山不再是贫穷叙事,而是大踏步走在富裕的路上。“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让人民富裕起来,让百姓生活好起来,就是当年牺牲者的壮志。

■邵永裕